

革命故事丛书★



七月的风暴

回忆保定第二师范的护校运动

臧伯平 著

★ 革命故事丛书 ★

七月的风暴

回忆保定第二师范的护校运动

臧伯平著 李铁树插图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天津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保定第二师范的护校运动回忆录。

作者将亲身的经历，向读者做了较详细的介绍。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护校运动中，同学们为争取抗日、读书自由的英雄形象；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对外不抵抗，把祖国土地送给敌人的丑恶嘴脸。

革命故事丛书

七 月 的 风 暴

回忆保定第二师范的护校运动

臧伯平著 李铁树插图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市河西区尖山二号路)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三号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 1— $\frac{1}{8}$ 印张 · 27,000字 印数: 1—13,000册 1960年5月第一版

1960年5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T7086·344 定价: (5)0.11元

前 言

二师的武装护校运动，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有很多同志光荣牺牲，保定的党也遭受到一定的破坏。但斗争的影响是很大的，给予了华北学生运动与附近各县农民运动以很大推动与鼓舞。可是这个斗争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存在着盲动冒险的错误。主要错误是把学生运动采取了孤立的武装斗争形式。由于行动的时间选在暑假，所以保定及天津各学校无法配合和支援；又由于是孤立在一个城市的学校中进行，因此和广大革命农民割断了联系，所以最容易被敌人击败。而且当斗争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讲求策略，适可而止，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但二师护校运动是采取了死拼到底的错误方针，因此损失很大。

二师护校运动虽然有上述错误，但参加这次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值得追念和学习的，是可以做为我们后一辈青年的榜样的。因此我根据记忆照实的把这次斗争的情况写下来，一来是悼念已经光荣牺牲了的先烈；二来是为了用先烈英勇斗争的事迹来教育和提高我们的觉悟。

当时校内的政治情况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抱不抵抗主义，把东北广大地区让给日寇，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更大规模的向红军进攻。当时中共中央发出联合抗日的声明，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拒绝了。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各地爱国青年学生奔走呼号，并向国民党反动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反动派不但不接纳这些意见，反而对爱国青年学生采取更毒辣的手段，肆意破坏并镇压各地的抗日活动，在学校里实行大会考，限制青年学生革命思想的发展。

那时全国掀起抗日救国的高潮，保定市的进步学生也进行了长期抵制日货，反对不抵抗主义的爱国运动。可是反动当局唆使各校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侦查所有进步学生的活动，制造黑名单。因此，在各学校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非常尖锐。保定第二师范是保定市革命运动的核心，全校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反帝大同盟、左联、社联的成员共二百余人，占同学人数一半以上。因此，保定反动当局也就把第二师范看成眼中钉，作为打击和镇压的重点。

护校运动前夕

1932年2月，二师的党组织决定派党员刘光宗和团员苏瑞章到保定第六中学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联系工作。这个消息被校内国民党暗探分子侦查去了，他们马上通知第六中学校长黄际蒙。黄是地方上反共头子之一，他一得到这消

息，就在六中校門附近埋伏了两个流氓打手，并在大門围墙上用粉笔写了一条“打倒国民党！”的标語。刘、苏两人走近六中校門口的时候，打手立刻窜了出来，把他們逮住，一边指着标語一边說：“哼，你們好大胆，竟跑到我們这儿来，在墙上写打倒国民党的标語！”不由分說，就把他們帶进六中去了。那黄际蒙馬上通知了保定特种公安局，把刘光宗、苏瑞章扣押起来。

消息传到二师，二师的党和团就决定罢課，游行示威，并由学生会請求校长张云鶴出面向保定反动当局交涉释放无辜被捕的两同学。张云鶴很同情学生，他亲自到公安局去交涉，結果沒有成功。于是游行示威的队伍出发了，一路上喊着“打倒陷害好人的黄际蒙！”“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刘光宗、苏瑞章！”的口号，浩浩蕩蕩地直奔保定公安局而来。

公安局門前密布了警察，大門关的紧紧的，游行队伍站在公安局門外，群情激昂地嚷着要公安局长出来答話。

一会儿，大門慢慢地开了一个縫，从門縫里钻出来一个黑胖子，自我介紹說：“我是公安局的秘书，局长派我来見大家。”同學們質問他：“标語是黄际蒙写的，为什么誣陷刘光宗、苏瑞章，把他們扣押起来？”并提出立刻释放的要求。黑胖子哆哆嗦嗦地說：“这个嘛，兄弟……兄弟不清楚，你們……你們的意見我轉告局长就是了。”說完，把头一縮，大門又紧紧地关上了。

同學們更加憤怒了，正要冲进去，这时张云鶴校长来了，他劝同學們說：“你們先回去，让我进去交涉。如果公安局不答应，我就到法院去告黄际蒙誣陷好人。”同學們說：“校长！你进去交涉，我們在外边等，若不释放刘、苏二同学，

我們決不回校。”張校長沒法，只好自己先進去了。

他一進公安局，同學們就高喊着：“立刻釋放無辜的青年劉光宗和蘇瑞章！”“不釋放劉、蘇，我們誓不回校！”過了一會兒，劉、蘇二同學隨着張校長從裡面走出來了。這時同學們歡呼着，把劉光宗、蘇瑞章包圍起來，然後大家手挽着手，高唱着凱歌，回到校里。

從此以後，保定反動當局更加仇視我們了，他們命令潛伏在二師的走狗黨徒們（國民黨和國家主義派）加緊偵查校內進步同學，特別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活動。

不久，團員臧金召、王金榮兩人在東關大校場被捕了。情況越來越緊張，反革命分子在校內更加猖狂了。他們顛倒黑白，混淆輿論，散布謠言，說二師是“共匪的巢穴”，不久就要暴動。他們遇事挑釁，製造種種借口，想把二師的黨組織一網打盡。在保定反動當局的策動下，二師的國民黨和國家主義分子出頭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到天津河北省教育廳去請願，說二師“為共匪蟠踞”，弄得他們不能安心讀書，要求迅予查辦。

反動派總是一丘之貉，互通聲氣的。於是河北省教育廳就派省督學魯清泉查封了二師，4月里就提前放了假。隨後敵人登報宣布開除同學五十多名，勒令休學的三十多名，並撤換校長張雲鶴，另行委任蕭漢三來當校長。

護校運動爆發了

二師被查封之前，黨就決定留下楊鶴聲、曹金月、賈良圖、陳錫周、劉光宗、陳建民等六人組成留校代表團，在城

內打听消息。敌人开除同学和撤换校长的消息一公布，留校代表团就决定搬回校內，准备召集已經回家的同学返校，展开护校运动。学校的守門人，經過說服，打开了校門，让留校代表团迁入校內办公。

留校代表团的第—步工作就是先把保定附近各县的同学找回学校，然后再由返校的同学分头去把距保定較远的同学找回来。我是由孔德衡到我家里去通知我的，我們又約齐了我的同乡王俊生、馬善修、申焕林回到二师。

这时返校的同学已經有了二十多人，經過党的討論，决定成立护校委员会，由楊鹤声任主席，曹金月任副主席，賈良图担任組織工作，刘光宗和我担任对外宣传，刘玉林任糾察队长，冉志恒任总务股长。

同学虽然陆续返校了，但是因为出发通知的人太少，所以返校的人不太多，因此还得继续派人到各县去。我奉党的指示，到蠡县、高阳一带去通知同学們。我騎自行車到蠡县大百尺村，找到了蔣东嶠，告訴了他党的决定，再由蔣通知了高阳县的其他同学急速返校，我因为校里还有其他任务，就和蔣东嶠連忙赶回学校。

不料到了校門口，只見許多同学站在墙头上，神色紧张，如临大敌。他們一看見我們，便高兴的大声呼唤：“快进来！快进来！軍警已把学校包围了一天，現在撤退了。”我們急忙进去，还没来得及向党汇报情况，敌人又将学校团团围住了。

包围学校的軍警有千把人。西面（学校正面）和北面有敌人十四旅的一个警卫营和两个县警卫队；东面（背面）护城河岸上有十四旅的一个騎兵連；另外有一中队的偵緝队穿

着便衣密布四周。敌人的司令部設在二师对面青德中学附設的子弟小学里，情况十分严重。护校委员会决定采取武装护校的办法，把同学们編了队，在校内围墙四周，每隔二三十步摆上一张桌子，三人一組站在桌上，手执枪棍，昼夜輪班警戒，監視敌人，和敌人隔墙相峙。这时学校里連厨师在內总共才五十一人，而在包围期間陆续返校的同学进不了学校，都聚集在保定城内二师附小里做外援的活动。敌人企图把我們都赶出学校，拆散我們的团結，然后再分別进行打击。但是我們坚持不退出学校，坚决反对开除同学和撤換校长。

在未包围之前，敌人派了国民党清苑县党部的書記长刘俊士（刘大麻子）到学校和我们接洽，要我們先退出学校，然后派代表到省教育厅去談判。但是我們告訴他說：“二师是我們自己的学校，我們应当住在校里；我們沒有犯一点过錯，学校当局不該开除我們；校长是好校长，教育厅不該撤換他。你回去轉告省教育厅，如果不收回成命，我們就坚决地保卫母校到底。”刘大麻子只是眨巴着眼儿，脸上的疤痢由紅变紫，哭丧着脸，搖晃着脑袋，夹着尾巴走了，接着軍警就又包围了学校。

敌人詭計多端，他們企图先用包围来个下馬威，然后暫時撤去軍警，估計我們到那时一定会退出学校。等我們同学离校四散，就可以象鷹抓小鸡儿似的一个个抓去了，果然敌人包围了一天就突然撤去。可是我們沒上他們的圈套，仍旧按兵不动，毫无撤离之意。敌人看見阴謀不逞，只好又增厚了兵力，把我們学校紧紧地围困起来。

一連串尖銳殘酷的鬥爭

投 餅

敵人在學校周圍密密地放着崗哨，我們在校內四周也層層地布滿了警戒，“站三歇六”地晝夜輪班。到了第三天，我們就發生了糧食恐慌。護校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經大家研究之後，決定爭取外援，請保定學生聯合會烙好大餅，從河北大學後院的高崗上投到我們校內來。於是派了劉玉林到學校南端大伙房牆角的“崗桌”上，用英語向河北大學聯繫，因為河北大學後院的高崗上經常有保定學聯的人向我們了望。

當日上午十時左右，劉玉林跟學聯的人取得了聯繫，雙方用英語講話，學聯的同志告訴劉說：“校外已經組織了‘二師學潮後援會’，大力支援你們，你們要堅持鬥爭。吃的問題，今天晚上一定把大餅送來。”敵人的軍警听不懂英語，干着急，只是喊着：“不要說洋話。”一邊叫一邊端起槍來吓唬劉玉林。劉根本不去理睬他，輕蔑地斜了他一眼，繼續用英語向對方申述我們鬥爭的決心。最後約定當晚九時在這裡接餅。

劉玉林把聯繫的結果向全體同學匯報，同學們喜悅異常，大家都巴不得太陽快些落山，黑夜早點到來。

下午七時，黨派呂清晰、張魯泉到大伙房南牆角的崗位上守候着。八時左右，夜色蒼茫，視線模糊。九時左右，天黑如漆，什么都看不見了。這時牆角下的敵哨抱着槍躲在牆

根底下，靠着墙打起盹来了。我們忽然听见啪的一声响，接着就是一声“哎哟”！原来是对面飞来一卷大餅，正打在敌哨的脑袋上。敌哨慌了，以为是我們用砖头砸他，抱着头溜到南操场外边小角門的門楼下躲起来，喊一陣，吹一陣警笛。这时我和刘玉林赶上来，立即警告他：“不許喊！不准动！你要是喊，我們就用石头砸死你！”吓得那个敌哨动也不敢动了。

对面大餅一卷一卷地飞过来，但是因路寬墙高，“啪！啪！”几声，餅却落在墙外了。急得大家直叹气、直跺脚。可是人急智生，大家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連忙用绳子把一个十五岁的小同学齐树盈拴住送到墙外，随着又用绳子挂下一只空籃子，齐树盈机警而又敏捷地摸着地下的大餅，一卷一卷地丢进籃子里；墙上的同志們一手捏着砖头，一手拿着紅纓枪，監視着敌哨，保护着齐树盈的安全。餅拾滿了一籃子，齐树盈喊了一声“拉！”我們在上边接着了，就把一籃大餅倒下来，随即又把籃子挂下去，齐树盈在墙外又蹲下去急忙地摸着大餅。不料第二籃还没装满，忽然看見远处閃着一道白光，定睛一看，正是四分局公安局大狗熊王中民打着电筒带着两个警察查哨来了。这时，躲在門楼底下的警察赶紧钻出来，口中吹起警笛：“嘟嘟嘟！”王中民听见警笛声，大踏步地赶了来。我們看見事情不妙，急忙扯起绳子，把齐树盈和半籃大餅拉上来，警察向王中民紧跑了几步，說：“报……报告，他……他……他們用石头砸我！”大狗熊用手电筒指着他說：“混蛋！你不会吹警笛报告嗎？”那个警察連忙遮盖說：“我使劲吹了，也沒有人来！”王中民又罵了他一句，就走到墙角底下来，他一抬脚踩着一块不硬不軟的

东西，把他吓了一跳，連忙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卷用紙包好的大餅，他立刻又大罵那个崗哨：“混蛋！什么石头！是有人送大餅来的！”說着用手电朝河北大学的高崗上一照，看見两个人忽然閃到大树后边去了，王中民暴跳如雷地咆哮着：“快追！快追！”便带着两个警察飞也似地赶到河北大学的后院，但是連一个人影也沒見着。我們却欢天喜地地抱着两籃大餅回到护校委员会的办公室。

杀 狗

学联送来的大餅，第二天一个早上就吃光了。加上敌人派了崗哨把住河北大学的高崗，我們連靠外援接济干粮的希望也完全沒有了。現在只剩下几张干餅，每人只分得一小块当点心吃。同学们尽管挨餓，可是誰也不向困难低头，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崗位，精神百倍的坚持工作。

护校委员会研究了当前的情况，估計敌人是想用断粮的办法迫使我們投降；可是我們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大家一致表示了坚持斗争的决心，說：“沒有粮食，哪怕吃树叶草根，喝生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到了下午，我們把南操場內榆树上的叶子扒下来，又把草坪上的落蓼菜割下来，两样东西和在一起煮了一鍋菜湯，每人吃了一碗，这样，晚飯居然解决了。可是榆树叶和落蓼到底有限，再吃一頓就連菜湯都沒有了，在粮食問題沒法解决以前，总得想些临时救急的办法，最后决定把狗杀掉吃狗肉。

学校里原来养了三只狗，一只黄狗，一只黑狗和一只花狗。同学们和这三只狗相处日久，不是沒有感情的，何况这

几天来它們还伴着我們站崗、放哨、守卫学校。夜間墙外的敌人偶有什么动静，如脚步声或是敌哨的枪托撞着水壶响，不論哪只狗一听见就先叫起来，接着三只狗一齐汪汪汪地直叫，引起我們对敌人的警惕。因此，同学们輪着晚上放哨，誰都愿意带上一只狗。現在，粮食弄不到手，想要杀掉这几只比墙外敌哨强得多的畜生，心里实在有点不忍，可是在这走投无路的当儿，又不得不牺牲它們的生命，来换取我們更大的胜利，因此只好咬着牙，狠起心腸来把它們捉来杀掉了。

这三只狗的肉使我們度过了两天的粮荒，为我們想办法解决粮食困难，争取斗争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

談 判

敌人围困我們已經五六天了，他們估計校內的粮食早已吃光，餓癯了的肚子一定会强迫我們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們就又派了国民党清苑县党部的書記长刘俊士来和我們接头，我們在北操場草坪上放哨的同学张树森，远远地看到一辆人力車拉着一个穿西装的大胖子，向我們的学校奔来，估計敌人又来耍什么花招了。张树森仔細瞧了瞧，一看这家伙满脸大麻子，就认得他是那个狗腿子刘俊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小子准沒安好心，一定又是做說客来了。

张树森連忙跑到护委会办公室去报告。护委会研究了一下刘大麻子的来意，一是探听我們的虛实，二是威胁我們接受投降条件。我們的对策是：不撤軍警，不开談判；撤了軍警，再作商量。我們除了少数站崗的以外，把大部分同学都集合在校門口的院子里，让这家伙看看我們的陣容，可不要

让他看出我們留在校內的一共只有五十來人。于是护校委员会决定推派楊鶴声和刘光宗为談判代表。另派刘玉林去召集同学，带上木棍刀枪到校門前院集合。

我們刚布置好，就听见刘俊士在門口叫門。正門樓上的崗哨是那个拾过大餅的小同学齐树盈和王俊生，刘俊士仰着脖子說：“小同学，請你給我開門，我有事要和你們接头。”王俊生却故意留难他說：“有話就在外邊說吧，用不着到学校里去。”刘俊士苦笑着說：“还是到学校里詳細談談的好！”王俊生回头望了望，看見院子里同學們已經准备好了，他轉过身去对刘俊士說：“你往后站一站，我来給你開門。”王俊生走下来把大門开了，四五个同学早已手里拿着棍棒刀枪，拥到門口把大門守卫起来，等刘俊士进去了，馬上又把校門关上了。

刘刚一走进校門，同學們就包围上去，大声呼口号：“打倒陈宝泉！”“反对开除同学！”“武装保卫二师！”刘俊士在同學們的激昂憤慨的怒吼声中，低着头走进接待室。

談判开始了。

楊鶴声劈头就質問他說：“我們犯了什么罪呀？为什么叫軍警把学校包围了？”

刘說：“只要你們离开学校，軍警馬上就撤去。”

楊鶴声說：“你們不先把軍警撤退，什么条件也不用談！”

刘装着笑脸試探着說：“你們一定不肯出去，这几天吃的什么呀？我看还是先离开学校，然后推出代表到省教育厅去談，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兄弟这次再来和你們接洽也就是



为了……”

刘光宗沒等他說完，就回答他說：“吃什么不吃什么，你管不着！告訴你，我們誓死保卫我們的学校，你們要是有一天良，先把軍警撤了，然后有話再說。我們为了爭取讀書自由、爱国自由，一切牺牲都不在乎！”

刘俊士說：“撤退軍警，这个兄弟不敢做主。”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說：“依我看，你們还是先离开学校，否則将来出了什么岔子，那可就不合适了。”

围在接待室門口的同學們听到这里，都憤慨万分，一齐高声地喊：“坚决斗争到底，决不中途妥协！”“反对无耻的威逼利誘！”“驅逐为虎作倀的走狗！”刘俊士看見形势不妙，自己連忙解釋說：“兄弟这次来完全是一番好意，决不是奉什么人的指示，更不是什么走狗，請同學們不要誤会！如果同學們不同意我的意見，我这就告辞了。”他說着，站起身来就往外走，我們誰也沒去拦他。王俊生跑去給他開門，他又低着头匆匆地走出去了。同學們紛紛地站在崗台上看他的动静，看見这家伙出了校門，坐上人力車，向敌人的司令部汇报去了。

宣 传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粉碎敌人的封鎖，护校委员会决定用各种方式宣传我們这次学潮的起因、目的和意义，要求社会各界维护正义，主持公道。楊鶴声、曹金月每天下午用大喇叭向墙外街头过往的群众讲演，說明我們为什么武装护校，并譴責反动当局压迫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活动，同时要求各界人士給以大力支援。刘光宗和我編写各种小型传单，

用油印机印出来，包上小瓦片，向对面育德中学的操场掷去，或是捆在小木棍的箭杆上射出去。育德中学正在招考新生，操场上人很多，他们纷纷把我们掷出和射出的传单拾起来看。我们连续不断的收到从育德中学掷过来的慰问信，表示同情和鼓励。可是这情形被育德中学的当局发觉了，立刻封闭操场，并推迟招考日期，把投考的学生统统解散了。同时，我们在校内竖起四五根大杉木竿子，用铁丝把“反对法西斯教育”“武装保卫二师”“争取读书自由”“争取抗日救国自由”的大幅布标语吊上去，四面八方都看得清清楚楚。此外，我们还把粉笔研碎，浸在铅桶里，用大毛刷子在校外墙上写大字标语。

这又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一天下午，曹金月突然跳到墙外去了，敌人吓了一大跳，四五个哨兵端着枪围上来，这时我们又有三个同学拿着红缨枪也跳下去了，用枪尖对着敌兵胸口，不准他们向前走近，一会儿工夫，同学们在墙头上站满了，手里都拿着武器，一面监视敌人，一面向他们宣传说：“我们是为了争取读书的自由和救国的自由，反对省教育厅的反动措施，和你们毫不相干，你们何必多管闲事？现在东北沦陷了，我们应该枪口一致对外，收复失地！亏你们还都是东北人，为什么不同情我们抗日爱国的行动，反而来包围我们的学校呢？”哨兵们无可奈何地说：“这是长官的命令，我们怎能违抗？”又说：“要是不来禁止你们活动，那我们就得挨军棍了！”我们说：“请你们少管闲事，我们写完标语马上就上去，咱们最好避免发生冲突！”哨兵们默许了，就再没加以干涉。曹金月挥动大毛刷，把“打倒教育厅长陈宝泉！”“争取爱国自由，争取读书自由！”和“反对